

用力爱身边人

——写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

□ 郭雪萍

正月初五,窗外有阳光,洒在阳台,洒在客厅,也洒在了卧室,看着那么暖和。可是,在这个特殊的春节,有那么多人却再也感受不到这份温暖了。

想起上午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肺炎患者背后的故事,心还是忍不住又痛了起来,眼泪一次又一次从脸颊滑落。

故事的主人公叫倩倩,她的母亲一月中旬做了个手术,随后在医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进入隔离病房后去世。母亲的离去,让倩倩的父亲变得更加内疚和自责,之前母亲在外地陪外婆,因为肺部有小结节,父亲不放心把她叫回来动了手术,没想到术后感染上了病毒。

“17号做完手术后,妈妈每天都很痛苦,日日夜夜睡不好觉,爸爸贴身照顾她,每天也几乎没怎么睡。”“妈妈的病房有四个病人,爸爸没地方睡,就让我们买了那种和便桶一体的凳子,他在上面坐一夜。

22号晚上,爸爸也做了检测。爸爸看了检验报告,说结果是阴性。我想开车接他回家休息。他不愿意坐我的车,怕身上有病毒。我们俩只能一前一后开车。半路上,他给我发信息,说他眼花看错了,结果是阳性。他非常难过,更加不敢跟我同住了。”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当时没有确诊,他是自己主动要去陪护妈妈的。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面临很残忍的选择。如果爸爸当时没有被感染,让不让爸爸去照顾妈妈?妈妈刚做完手术,爸爸不去照顾,她可能就没有办法上厕所,没办法吃饭……在病痛面前,生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不堪一击。在亲情与生命之间,所有的抉择总是那么的残忍,忧伤的文字,带着血和泪,锥子一样刺痛着每一个读者的双眸。

文中,父亲对母亲的爱让人动容,对儿女的爱让人潸然泪下,这世间也只有父

母才会这样,默默地为我们扛着生活中的危险与苦痛,无怨无悔负重前行。回想起在抗击病毒的这些日子里,我的父母何尝不是这样细致入微?事无巨细!每天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告我通风、消毒,给孩子喝水,在家待着不要乱跑。可是,就在昨天下午,他们戴着口罩一路步行到我们小区附近,只是为了给我们送口罩,因为父母认为那口罩比我家的防护效果更好。说实话,当看着戴着口罩的父母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的鼻子酸酸的,真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在这足不出户的特殊时期,父母给我的除了口罩,还有他们浓浓的爱,融融的情,以及无尽的担忧与守护。

疫情之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与病魔赛跑着,奋战着。逆行的背影中,我相信春天终会到来。只要我们用力爱,这世间终是明媚的,温柔的,美好的。

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

□ 李乃全

一位老干部在病痛中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他说:“我原有的小小的胆去掉了,现在浑身都是胆了。”后来他的胃又被切除,他说现在自己是“大无畏(胃)了”。他一只眼睛不好,便说自己是“看问题一目了然”。常人遇到这般遭遇,大都会闷闷不乐,痛苦不堪,甚至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可这位老干部却用这种幽默和宽心的语言,给自己和他人许多慰藉,让人看到的是积极而勇敢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的情怀。

人生不如意事常有。遇到不如意,有的人人心灰意冷,萎靡颓废,一蹶不振;有的人却能正视现实,泰然处之、积极乐观。乐观向上的人,善于化挑战为机遇,视挫折为财富,把别人的嫉妒和责骂当作奋进

的动力,把一时的坎坷失意当做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时机,把职责岗位上能发挥的能量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如此终会有所成。北宋时期,宋徽宗喜欢驴的姿态,要在天下物色一个擅长画驴之人。各路画家都因画家朱子明的山水画有名气而嫉妒他,便都推荐了他。朱子明心知道自己受到了同行的嫉妒和暗算,但他却及时调整心态,放弃山水画创作,专心为皇上画驴,并因此而成为天下第一画驴人。试想,如果朱子明不能甩掉包袱,乐观处事,等待他的则可能是另外一个悲惨结局。与其说是同行的嫉妒和暗算成全了朱子明,倒不如说是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成就了他。

乐观向上是一种处世理念,也是一种

实际行为。在人生路上苦苦追寻而无果者,无需懊恼,“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经过始终不渝地学习、思考和锻炼,大器晚成者多矣。遭遇挫折和失败的人,应该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中200多个弹片而负重伤的美国小说家海明威那样乐观,他写的第一部小说的名字就是《太阳照样升起》。有了困难挫折,病痛等种种不如意时,都要承认存在、乐观处之、积极应对。忧郁和愁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正如一句民谚所说:“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你选择什么?”其意不言而喻。这样想来,我们就应该乐观,坦然面对人生磨难,以轻松积极的心态走好人生路。

手拉手也是一种幸福

□ 崔井凉

《中国老年报》于2019年11月8日,在《周刊》、《乐活》版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幸福是什么》。其中列举了释怀、陪伴、重逢、期待、满足、豁达。我感到手拉手也是一种幸福。

我和老伴同龄,都是86岁,相差不到一个月。我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三,俺老伴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一。俺俩出门上街都是手拉着手。一位女士问俺俩,你们这是谁照顾谁?俺俩异口同声:互相照顾,顶个拐棍。

俺二闺女开着门市,临关门时给我们准备了两根龙头拐棍,在家拄拐棍,出门手拉手。一次,有个不到四岁的小姑娘,问她妈:“他俩为啥手拉着手?”她的妈妈回答:“他俩年纪大了,怕跌倒,因此手拉着手。”

最感人的是照相。一次,一个年轻人偷拍了俺俩手拉手的照相。无独有偶。一个外地人看到俺俩拉着过来,他决意给俺俩拍张照片。拍完后,我问他你拍张照片干啥?他说:“你二老多大啦?”我说:“同龄,86岁。”他说:“你二老形象很美,你戴着鸭舌帽,老伴满头白发,颐养天年嘛。我发到我的微信群里,说明中国和平稳定,犹如空气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2006年,我写了本书,书名就叫《幸福50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事说理,以情感人,获得了长江文艺奖。“手拉手也是一种幸福”,算作补充资料而已。



“独自”过年 遗憾并幸福着

□ 薛锦红

起过年。

弟弟小我15岁,可以说,是我看着长大的。

弟弟从小顽劣乖张,也因此挨了父母无数次的打,受了邻家小孩父母无数次的白眼。老百姓讲,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弟弟顽劣使得弟弟在学业上并不像我一样,很早就表现出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天赋。因此,对于弟弟长大后的“出息”,没有多少人看好。

弟弟从小聪明懂事。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弟弟才六七岁。那时,父亲在离家五六里的沟地里种着几亩西瓜。每到暑假,父亲骑着自行车到城里卖瓜,我则陪着母亲每天到地里帮忙。弟弟虽小,却也跟着我们每天屁颠屁颠地往返十多里的崎岖山路并乐在其中。为了扩大销路,我和母亲每天傍晚返回,往往要挑上两筐西瓜带到家里卖给村里的人。弟弟也不甘示弱,或背或抱,帮着我与母亲带些东西回来。有时,带回家的西瓜数量不是太多时,弟弟也乐意和我一起抬着一筐西瓜回家。这样的方式对我而言,比起肩挑,要苦轻些。

弟弟小时候非常“好吃”,有了“好吃的”从来留不住,必须装到自己肚子里才放心。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还有弟弟在瓜地里照看西瓜,看着红壤黑子的西瓜,弟弟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吃了一块又一块。西瓜吃多了会闹肚子,特别是阴雨天。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警告弟弟不要再吃了,但就是说不下。我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他动了手。在气力上,弟弟

到底不是我的对手,在我的“淫威”下,不得不屈服,便一边抽泣着,一边将嘴里的最后一口瓜瓤咽下。不知是下手太重,还是失手,事后,母亲跟我淡淡地说,她看到弟弟背上有手印。虽是淡淡地说,但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心疼,那手印,是我打的。对此,多年来,我一直对弟弟心存愧疚,无法释怀。

弟弟从小懂得勤俭持家。记得有一年秋天,那天恰好下过一场雨,我和弟弟抬着一筐西瓜沿着回村的大道回家时,在路上零零星星看到从路的高处杏树上被秋雨砸下来的熟透了的杏核。开始我们还没有太在意,但是越往上走,发现杏核越多。那个年代,杏仁可以卖钱的,而且价格不菲,一个夏秋累计,足可以买上不少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情况,六七岁的弟弟也是知道的。越来越多的杏核,让我们兄弟俩非常兴奋,便沿着山路一边走一边捡。尽管抬着的筐越来越重,但当我们回到家时,弟弟仍然一脸兴奋地将我们捡到“飞来横财”的喜讯第一个告诉我母亲。

弟弟从小聪明伶俐,但在学习方面,小时候表现得并不是非常明显。甚至,在上高中之前,弟弟在学习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吊儿郎当,学习成绩也是不咸不淡。但在上高中开始,弟弟似乎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看法。高中应届毕业参加高考时,顺利考上大学,只比一本线少了2分;三年后又顺利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在我们穷乡僻壤,一个农民家庭走出两个大学生,这是绝无仅有的。现在,弟弟已是天津一

家合资企业的中层干部。事实上,这个结果,不是偶然的,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弟弟在学业及工作上的顺风顺水,全是勤奋刻苦得来的。

前几年,弟弟成了家。随后,又喜得千金。年轻人,成家立业后,特别是有了孩子后,没有父母的帮衬,工作与生活是很难兼顾的。更何况,弟弟还出门在外,远在天津。于是,在旧历2019年春上、秋冬,父母双双远赴天津,帮着弟弟照应孩子。为了减少车马劳顿,这个春节,父母没有返乡的打算,继续留在弟弟家里。我非常理解父母的苦心。事实上,早在15年前,及至此后的几年中,我的两个孩子,如果没有母亲的悉心照顾,没有父亲一个人在家有一顿没一顿、饥一顿饱一顿的辛苦付出,我的生活同样是不可想象的。那个阶段,我和爱人都在工作上忙碌,照应两个孩子、家里的一切活计,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对于父母不计回报的付出,我心怀感恩。只是,近年来,母亲已年近七十,身体状况也极差,在去天津照应弟弟孩子时,不得不连父亲一块带着。

2020年春节,不能和父母一起过,心中确有几分淡淡的失落。但,父母依然健在,还能给弟弟以帮衬,这于我,也不失为一件幸福的事。

唯愿父母平安健康,愿弟弟一家及所有亲友幸福安康!



旧历的春节即将来临,民间的“年”在老百姓中早已忙开。2020这个年,我在家也忙了不少,但在忙碌中,心中总有一丝淡淡的失落。许多人的失落,也许是因为或父或母已经离世的缘故。而我,父母尚健在,却依然无家可归。因为,今年这个年,我将“独自”度过。由于照看弟弟家孩子的缘故,父母将在远离我千里之外的天津度过这个春节。这于我这个非常恋家的人而言,是极其少有的经历。这么多年的许多个春节,即使是在成家立业之后,尽管父母那边的生活居住条件非常有限,我还是会雷打不动地拖家带口回到老家,与父母一